

## 【戡郊】脐生莲花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593892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593892>.

Rating:	<a href="#">Teen And Up Audiences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Major Character Death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戡郊, 杨戡/殷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杨戡, 殷郊, 姜子牙 - Character, 广成子</a>
Additional Tags:	<a href="#">左右有意义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24 Words: 3,958 Chapters: 1/1

## 【戡郊】脐生莲花

by [byeJianGuang](#)

### Summary

一株金色的茎从殷郊的腹部柔软探出，在顶端长出花苞，又长成蓝瓣的莲花。

下雨天的时候，殷郊的脖子就会疼。

他的脖颈上有一圈浅浅的粉色胎记，看上去像是伤疤掉落之后留下来的疤痕，有人好奇问起的时候，殷郊也会伸手去摸一摸，解释说从他出生就长在身上，而这个回答又会引起一番惊叹。有人说阿郊你知道吗，前世因今生果，“你那胎记怕是你前世的死因所致。”

殷郊一刀割断手里抓着的野鸡脖子开始放血，他对前世今生的说法不怎么感兴趣，没死透的野禽在他手里拼命挣扎，殷郊抓来笼子把它罩住，抬起头冲面前人一笑：“那我得犯多大的罪，还得砍头来还。”

买野鸡的人回他，这谁说的准，我也是听说书的故事里这么编排，阿郊你可别当真。

殷郊是猎户，死在他刀和弓箭下的动物不计其数，真要斤斤计较这种因缘孽债的话，首先找来的怕也是那些动物的冤魂。

他摆摆手，表示自己也没把这些话放在心上，胎记就是胎记，打娘胎里带出来的东西也不是殷郊自己能选的。小时候的殷郊还特意利用这道疤痕去装怨鬼，吓得同村小孩屁滚尿流，而殷郊自己一边被母亲揪耳朵一边哈哈笑。

殷郊放好刀，走到堂屋的时候抬起手摸了摸脖子，心想应该是又要下雨，他那圈胎记隐隐作痛，手指碰到还会觉得有些热。他小声叹了口气，转身进屋，从神龛上抽出三支香，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，将香插进他母亲牌位前的香炉里。

他母亲早逝，殷郊自十多岁便一个人生活，小时候从客居过的师父身上学来的武艺也让殷郊有了生存的能力，他做猎户，不愁温饱，猎多的猎物还能卖到村里换钱，殷郊觉得倒也

不错。

上完香又从屋里出来，殷郊看了看天色，时辰还早，他决定还是上山一趟。先前的野鸡是在田里抓的，笨头笨脑的，在稻子田里乱窜，殷郊刚吃早饭没多久还在磨刀，就被急匆匆地叫去捉鸡。

他从灶台拿了两张饼用布包了塞进怀里，把头发散下来重新扎了一遍，再背好弓箭就上山。

山上的路殷郊都很熟，山也不陡，爬起来不费劲。过了半山腰的时候正好晌午，殷郊觉得有些饿了，就找了棵树躲进树荫下，从怀里掏出饼细细嚼来吃。没多大会儿，两张饼都吃个精光。

等到吃完了殷郊这才发觉自己没带水，最后一口饼噎得他有点着急，站起来慌慌张张四处找能喝进嘴里的水。万幸他对山熟悉，往树林后面跑了一段路就找到一条河，殷郊赶紧俯身趴在河边喝了一大口，等到喉咙解脱才松了一口气。

他想站起身，但不知道是因为日头太烈照得人发昏，还是动作幅度太大血液直冲脑袋，刚刚直起身子的殷郊眼前一黑，栽进了河里。

河水说深不深，但殷郊被水流一撞昏了头，他嘴里呛了水，意识模糊之前好似看到了身披彩绸的鹿从天而降。

完了要死，殷郊脑子里这个念头一闪而过，还没多看那头鹿两眼，直接昏了过去。

再醒过来时，殷郊是被那头鹿嗅醒的，比人略高一点的体温紧紧挨着殷郊，头上是一棵老树，密密的枝叶挡住了已经下下来的雨。殷郊的衣服半干，鼻子一痒打了个喷嚏，这才凑过去摸了摸鹿的背。鹿长得很漂亮，头微微侧过来去蹭殷郊的手臂，看上去就很有灵性。

殷郊没忘记昏迷之前看到的画面，他确信没有看错，所以这头鹿对他来说就不再是普通的，会被剥皮吃肉的俗物。

“你救了我吗？”殷郊把脸埋进鹿的脖子“你是神鹿。”

他看了看被隔绝在树外淅淅沥沥的雨，伸手揽过鹿的脖子把鹿抱在怀里，他的脖子因为雨势痛感加剧，殷郊吸了吸气，说道：“这雨停不了，你跟我下山去吧。”

说完他就站了起来，那鹿也跟着站起来，用鼻子拱了拱殷郊的小腿。他们路过那条河的时候，发现水流因为下雨的关系，变得更为湍急。殷郊拍了拍鹿的脑袋，又算是再感谢了一遍。

下山的路又湿又滑，殷郊花了比平时长的时间才带着鹿一起站在山下的平地上，本来也成了落汤鸡，干脆撒开脚开始乱跑，踩起来的水溅到鹿的蹄子上，又变成水珠滚落下去。

殷郊适才觉得惊奇，他身上全都湿透，而鹿还完全干爽，那些雨水都落不在它身上。等到跑进院子，殷郊坐在屋檐下脱掉鞋，光着脚围着鹿啧啧称奇。不一会儿，周围就蓄起小滩的水渍，鹿偏着脑袋，又去拱殷郊的腿。

“好好，我现在去换衣服。”殷郊笑着，被鹿逼得连连后退，抓起搭在旁边的帕子顶在头上，一边擦一边进到卧房把湿衣服换了下来。

殷郊没有给鹿起名字，他总觉得鹿有自己的名字。他躺在河岸上枕着鹿的肚子看天上云飘来飘去，河水里还有个被网兜兜住的甜瓜。看着看着，他竟睡了一觉，醒来时山间多了

风，吹得树林刮起啸声，殷郊爬起来把凉到心子的甜瓜掰了一半分给鹿，他吃一半鹿吃一半，空出的手指拨弄着鹿的耳朵。这啸声好似海声，殷郊咬了一口甜瓜说道。

但殷郊没见过海，他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翻了三个山头的李家村。他是去退亲的，去的时候还带着鹿，从早晨走到黄昏，夜里生起火堆给自己烤饼子吃。又走了两天两夜总算到了村头，他问了路，找到那家人，客客气气地退了亲，但还是差点被女娃她爹拿着锄头追二里地。

鹿跟在他后头一起跑，翻过山头等到停下来时便歪着头去看殷郊，好像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把说好的亲事搅黄。

殷郊这时候就觉得鹿像人，怎么看着也有像人一样复杂思维。他从怀里掏出布包抓了一把红的野果子，喂了鹿几颗，剩下的全塞进自己嘴里。

“亲是我娘托人说的，为了她高兴才答应下来，现在我娘都走了好几年，我既没有成家立室的想法，何故耽误别人清白人家。”

果子是甜的，咬破后还有许多汁水，殷郊一口气给自己塞了太多，就有汁水从他嘴角溢出，看着像血，怪瘆人。

鹿用圆眼盯着殷郊看了好一会儿，突然凑过来舔了一下他的嘴角，舔走了那些多余的红色汁液。

殷郊本来还想说些什么，现在却愣在那里，那股温热的触感久久停留在他皮肤上。殷郊头一次异常严肃地看向鹿，有种汹涌而来却马上如烟消散的情绪袭上他的胸口。

半晌，殷郊又露出笑容，他说神鹿啊神鹿，你该不会是我前世的旧相识。

但鹿不会开口说话，殷郊得不到回答，他的脖子上瘢痕突然传来痛感，再仰头一看，果然变天了。

山里的雨说下就下，殷郊搂着鹿在狂风大作的山路上摸索前进，雨水混着泥巴，把来时的路糟蹋得寸步难行。殷郊往四周看，辨认出大概方向后带着鹿往有草的地方踩，他不愿意因为泥泞滑倒，还在洋洋自得于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下一秒听到一声细微的机关声响。殷郊下意识把鹿推开，随即从他嘴里传出大声惨叫，一只捕兽夹牢牢嵌进他的骨头。

被推开的鹿十分慌张，它绕着跌倒在地上的殷郊转圈，还试图用前蹄去刨那闭合的捕兽夹。而殷郊嘴唇煞白，额头上青筋暴起，那些雨落在他撕裂的伤口里，让他更疼。

殷郊是猎户，他自然也分辨得出猎户布下的陷阱，但因为雨势太大，他又避开了人常走的山路，等听到机关启动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。

这是捕熊的夹子，不知道被放在这里多久，尖齿上还生了锈，殷郊咬着牙看着腿上翻开的皮肉被雨砸成浮肿的肉白色，血液还在不断往外流，混着水一起往他的身下流。

突然他感觉到衣领被扯住，身体被往前拖动了一小段距离。殷郊把头尽力往后仰想看清怎么回事，后脑勺刚好撞到鹿的额头：是鹿叼着殷郊的衣领想把他往旁边能遮住雨的石头下拉。

鹿用了很大力气，也拖了很久，终于才把殷郊拖到石头下。雨没有停，殷郊感觉自己的腿已经失去知觉，那股麻木发胀的感觉从他的下肢已经延续到他的腰。殷郊把头尽力靠在石头上，一张望，看见石头顶上有一朵开着的野百合摇摇晃晃。

“神鹿”殷郊小声喊着“神鹿，你看，有花。”

那朵百合长在石头与石头之间的夹缝里，叶子在风里翻来覆去，殷郊还在惊讶叶子上的花还开得鲜艳。

他其实是想要那朵花的，但又不忍心摘下，同是在这坏天气里雨打风吹，殷郊怜惜野花也怜惜自己。

他觉得自己可能该死了，山里的黑夜长，长到殷郊睁眼看见日出的时候已经没了所有力气。鹿走过来舔他的眼睛，直到他的眼皮不再眨下，那朵花也掉下来，落在殷郊的脸上。

鹿终于在此刻化作人形，他垂着头，伸出手去抚摸殷郊冰凉的脸颊，叹了口气。

殷郊喜欢山，喜欢树，鹿就把他葬在山里葬在树下，削了块石板立在坟前，又用指尖凝出法力，上书：太子殷郊眠于此地。

天上终于传来动静，说时辰已到，真君请速速归位灌江口。

刚从鹿身化作人形的杨戩掐出手诀，化作一捧露水落在石板之上。

殷郊猜得对，鹿是他前世的旧相识，他是殷郊，是昆仑山广成子收的徒儿，是杨戩的师弟。但他也是殷寿之子，是殷商百姓嘴里背信弃义不忠不孝的太子。

伐纣倒戈，姜子牙那老头果真如殷郊立的誓言一般，为他设下犁首之厄。封神榜开，他的灵魂却只在附近游移，近不了身也进不了榜，姜子牙说你且转世轮回，等时机一到，自会回归神位。

殷郊的魂魄一震，双目流出血泪，他说我自当身死魂消，才不做什么劳什子的神。

但他却看见提着三尖两刃刀的杨戩匆匆赶来，他那朗俊的师兄还未向姜子牙行礼，便马上问道：“殷郊需轮回几世？”

姜子牙不答，侧目示意身旁的广成子掐诀，殷郊的魂魄就立马消失在原地。

而他转世也是殷郊，世世皆为带着脖子上疤痕的殷郊。

前世因今生果，殷郊从不信，但他魂魄离体之时却看见陪伴了他数载的鹿化作人形，替他殒尸替他立碑。他附身于那朵落下的百合花，看着石碑上题字太子殷郊，心生悲恸，喃喃出口一声师兄。

殷郊知道自己需受几回轮回之苦，他的记忆总是会在下一世转世之前涌入头颅，他也会因此再把那些记忆里的情绪切身再体会一遍。殷郊已轮回八世，八世里无一例外，他从未寿终正寝过一回。

只是杨戩每一世都会化作些什么来伴他，但也仅限于此，杨戩无法干涉殷郊既定的生死，就如坠河那次，即便不是化作鹿的杨戩来救他，也会有其他人路过那里救下殷郊。所以杨戩无法剥去那个捕兽夹，只能选择让他临死前没那么狼狈和孤单。

殷郊从花上离开，他需要再次失去记忆投入轮回，而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转世。

这次他成了商贾之子，荣华富贵衣食无忧。殷郊是最小的儿子，有父母溺爱和兄长关心，家业和他无关，也不必忧愁被猜忌被怀疑。他念了书却不想考功名，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纨绔。只是这纨绔做尽好事，在城中名声极好，若提起殷家小子，人人都会夸上一句少爷好心肠。

他也终于得到了他轮回里唯一一次善终。

弥留之际，殷郊又回想起那些被拿走的记忆。他想起了自己是谁，想起了被斩首送上昆仑，想起了小院后的竹林与蝴蝶，想起了杨戩。他正思索着，上一世那头鹿身披彩霞化作的绸带，又落在殷郊床前，他气若游丝，抬手让鹿的脑袋在他掌心蹭过，叫出一句师兄。

鹿看着他，许是在想殷郊如何认出了自己。但既然已经认出，遂额头生出天目，一束光照过殷郊的脸庞，他闭上眼，像是在这束光里睡着又像是死去。一株金色的茎从殷郊的腹部柔软探出，在顶端长出花苞，又长成蓝瓣的莲花〔1〕。莲花盛开，中间花蕊托出来的就是殷郊轮回九世后依然纯净的灵魂。

杨戩化作人形，俯身探首，将那朵莲花从殷郊肉身的肚脐上摘下捧在手里，只需将此莲带回上界，殷郊便可回归神位。

他手微动，只听见殷郊小声叫他师兄，杨戩低头，那莲花颤颤巍巍，也带出一丝香味。门外有孩童念诗：恨君却似江楼月，南北东西，南北东西，只有相随无别离。

“背错啦，是恨君不似不是恨君却似。”

孩童稚声辩驳：“却似，却似，不要别离只要月相随。”

这边杨戩手里莲花花瓣抖动：师兄，久等我矣。

-END

〔1〕

“脐生莲花”典故取自印度神话，毗湿奴脐生莲花诞生梵天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